



韓非子全書  
五

13  
1099  
5



13  
1099  
5



韓非子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

觀端直也欲求衆直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

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五曰疑詔

詭使疑危而制之謫詭而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

言反事或倒具言或反其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聽有門戶則

蒲云箇內篇衆端參觀注衆事之端相參而觀

物云聽責下聽之而責之也

蒲云挾知挾我乎知以伴問之也

物云君若聽信唯入唯門也

是連珠之錯奇者絕精簡蓋惟公子有此奇蒲云注其具候

韓非子



子順去注各疑當作君

蒲云或云與字多移哀字

物云見河伯使見河伯也

疑當作君

蒲云注有半下合有本疑字五說身作四說

乙乞一本作

物云注一擁字皆獲全

臣壅塞各聽其所從若門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

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燭則後哀公之稱莫眾而

迷公言謀事無眾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故齊

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與惠子之言亡其

牛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

而江乞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嗣公欲治

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恐其所費臣妾擁已故

敵適足以成其朋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

黨為擁更甚也

應下一本有也字

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為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

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

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故

仲尼說墮霜仲尼對哀公言墮霜不殺故也而殷法刑

弃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而公孫鞅

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是以麗水之

韓非子

卷九

二

將行下物趙注云官名物云樂池言得永池而去也重輕罪言使輕罪重也

蒲云注更疑

物云弱有固言以有固為多弱也  
亡魏王亦以魏王為必亡也折死  
折斬也

蒲云歡羅誤  
山云注其身  
當則  
蒲云常發  
逃之下含有  
魏字

金不守

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而積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

澤之火不救

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驩以太仁

弱齊國

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十皮以慈惠亡魏王

以魏王慈惠

知其必弱齊國也管仲知之故斷其人

其必亡其身也

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不用命者

嗣公亦知國當必戮其尺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

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

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

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

王焚宮室

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而吳起倚車轅

賞移轅者欲示

李悝斷訟以射

其信而不欺也

宋崇門以毀死

之故式怒畫

勾踐知勸賞可以招勇昭侯知之故藏

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貴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

握鱸是以效之

拾蠶握鱸而不懼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

直聽一理不反覆責下則人臣

不參

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其說在索鄭

蒲云注善射者合作中者

物云不字行曰注皆以一聽為不好  
底殊不知此在七術則不得為過也

注商字惠象  
誤蒲字當作同

融字為下  
疑脫增字  
蒲字注河東  
上致割字上  
董注謀下缺  
也字注  
注河東注齊  
王互作秦王  
講誤

物云不任句姦則鹿散句即下龐  
敬事

蒲云間問誤

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與吹竿混商吹竿是不  
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  
責下也故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申  
為請兵先合趙紹韓沓嘗韓君故公子汜議割河  
東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  
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  
此上一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  
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  
不敢為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雖知其  
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是以龐敬還公  
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

物云詔令也

宇云智當作知下及  
注同上文作知

宇云注懼當作情

言挾己之  
智而問則  
自多其智  
故不智者  
反得以用  
其欺是不  
若深知一  
物則智有  
所精而眾  
隱皆悉為

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謹詔視輻車戴謹  
奉筭者更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商太宰  
使視輻車求聽察之名也論牛矢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深  
智一物眾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眾隱其說  
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伴亡以故必審南門而  
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周主索曲杖而  
羣臣懼私得曲杖下皮事庶子使庶子受御吏西

羣臣懼

下皮事

庶子

西

顯也乃映  
下事相合  
注非

皆五字句  
又略用韻  
固自奇

門豹詳遺其稱也轉遺其稱也清明之稱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事以試其所疑也  
故陽山謾穆堅偽謾穆堅淖齒為秦使詐為秦使  
齊人欲為亂佯逐所愛子之以白馬諺言白馬以驗左右  
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嗣公過關市知過者  
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

賤物趙本作踐物云踐言夢有驗也

蒲云注物上空一字合補謂字

一國人諸本難四無字是

蒲云煬列子釋之音揚司馬彪云對火曰煬淮南子富貴貧賤錦貧人煬電口

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

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

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

有煬君者乎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

山云列子紀道子為周宣王養關  
雞注紀姓道名  
山云論語之行必有我師焉  
蒲云注知字衍

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  
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  
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  
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  
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  
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  
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  
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  
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

比前段更  
勁快

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  
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眾所言者一人也安得  
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  
乎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  
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  
荆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  
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

山云左傳  
昭大神言焉

蒲云因曰誤

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  
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  
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  
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  
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  
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  
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  
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  
則大盜得恣其謀成趙高  
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蒲云王斷其制斷也事見昭四年九

叔孫相魯覺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  
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  
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  
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  
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  
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  
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  
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  
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



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  
 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  
 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  
 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  
 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歿叔孫  
 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  
 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歿豎牛因不發  
 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  
 而子父為人僂此不察之患也

餓殺物趙本作餓死

牛 山云人疑當作大蒲云齊人謂豎

林定宣王策 一作江

有之下策有江已字

物云如耳薄疑皆臣姓名  
荀子王制篇注世姬作世姬敵  
之無之字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  
 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  
 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入  
惡則白  
公得成其姦  
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  
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  
 已也乃與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  
 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  
 使賤議賤不得與  
賢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  
於與上議也而必  
 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  
鈞正可相與議則是

下必坐上  
一作下僂

山云室室屋注非

始一本作殆

韓非子

卷九

八

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

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

備一處即甲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不全者也

者自首至足無不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

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以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

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

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

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

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

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

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

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王融案秀于文注引澗深作深澗牆作牆物云左右言其旁鄉是在其左右者也

有波有態

下治字一作法字

文選注治之無之字

韓非子

卷九

九

人多上物類本有故字是

蒲云改字衍不肯諸本亦不衍

刑一作形肯一作行

僖二十三年十月二月履霜不殺草木梅實定元年十月履霜殺菽

子產相鄭病將歿謂游吉曰我歿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歿游吉不肯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藿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于

李斯傳十三殷之法作商君之法云漢志秦連相坐之法弃灰於道者黥

物云行之平易宜本之字者是問字蒲云行之猶其也

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翳人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因鬪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

將行下趙注官名  
物云將行官名蓋護行路者蒲  
云大令賦使句芒具將行兮顏  
注領徒者也

山少如太宰少宰之少蒲云少  
容猶言下容趙策尊度商  
以為大容少容其友也

蒲云注位  
合作伍

能一作得

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

者以為將行人以為行道之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

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

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

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容也言在容之少也夫從少正

長從賤治賢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

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

善者我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蒲云注罪輕趙本作輕罪案  
當作今重輕罪輕罪易避刑  
也注當作以重刑入輕刑

蒲云揚升卷外某別由蘇水今  
之麗陽也又圓機注注在益  
州水昌縣郡中有金如糖浮於  
水中以金勝也金  
山云離讀為離蒲云注趙注輕作  
離也合作不令人輕近其水也  
蒲云得捕得也得而猶得則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

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

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

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避故一曰公孫鞅曰行

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是

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

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其

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

韋作子

卷九

七

山云有下脫字

則天下諸本作雖予之天下

蒲云燒管卓奇之北澤燒注繼而行火曰燒

字惠宗及以賞句救火者尺賞之句當於人蒲云亦尺當充也雖悉國資賞之不能尺充其人也

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

公懼，自將眾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

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

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

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當

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

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

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

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

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

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

物云仁於薛公言優禮也不忍諸田言宥罪也大臣無重指也大臣則與下兵弱於外相應注非

亂於外外諸本作內是

物云聲聞言外必稱也且將也  
安何也言慈惠成功能至何地  
耶

修德義眾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  
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  
外政亂於外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  
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  
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  
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  
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  
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  
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  
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  
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  
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  
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  
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

一無文字

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

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

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今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越王慮伐吳也，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



聞之曰。鼂有氣。王猶為式。況於人有勇者乎。是歲  
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故越王將復吳而  
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  
赴之。必得賞。故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  
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為哉。其所以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

主之愛一嘖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為也。嘖有為嘖而  
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嘖笑哉。嘖笑尚不妄為。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袴之與嘖。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  
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  
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  
孟賁。鱣。鱣也。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  
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

凡五事通  
言應對辭  
會之善

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歿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

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

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

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

舉王必悔曰不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

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言講事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

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

而巳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

危如口中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

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止

安樂而其處又煩劇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

雖欲弛之恐王不聽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

夫亦遣立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

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夫

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為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輶車至李

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輶車見有奉

九四事皆用伺察以得人之情

筭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筭遣伺輜車故實奉筭本令伺奉

筭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也之事也

從一作悚字通

○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眾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

凡五事同上

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瓜而佯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割瓜不誠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

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污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

九六事皆  
言用術

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吏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

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衛聞王之疑已也乃偽謫穆堅以知

之穆堅王之所愛令偽謫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已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

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

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韓非子

卷九

七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為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右傳

韓非子卷第九終

韓非子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叅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尉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

人浴失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欺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一律直述  
去若短階  
鍊然却正  
是以常為  
變

指言員弁也

排語工階  
是漢書劇  
伍黃芳自  
出

勿崇積為膏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指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剗費無忌教却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賈而廩吏覆是以



昭奚恤執馭茅而僇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  
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  
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  
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  
嚴遂韓廙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驩皇喜  
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  
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  
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  
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  
號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假而鄒傑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  
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  
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

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七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故與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

九五事皆言姦臣勢重而危國

與人作故人

胥僮長魚矯二人也

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晉厲公之時。六卿賢。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賢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荆。賢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

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日，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

曰浴以蘭湯。

似謹似護  
絕有情態  
九十一事  
皆言人臣  
挾外交以  
自重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二桓偏，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

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衛。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遷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

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衛一本作魏

宋石，衛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③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

似類

郎門。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

學非子

卷十

六

植

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  
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  
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入  
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  
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  
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  
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遣

此以下近  
本俱脫失  
今從宋板  
校定

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  
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  
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  
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  
已爲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  
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  
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  
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  
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

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郟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郟宛之家。無極敎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郟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

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

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有反  
④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賚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舜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

本層古外反說文  
勿勿豪之藏也  
字書每安字  
窮之字誤與  
窮字定音同考工記  
匠人困



噤咽塞也

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刃。利猶于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

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⑤晉獻公之時。驪姬賈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

患疑孽字

孽字

孽字

上

中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為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奈

為當作謂

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為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歿。不許。遂自殺之。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亡。

田恒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

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  
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  
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  
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  
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

諫一本作  
間

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  
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  
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  
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  
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  
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  
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

女樂六遺。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于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

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于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饗卿，被王衣，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為書曰其  
弘謂叔向  
一本作為  
其私書以  
謂叔向曰

叔向之讒其弘也。為書曰：其弘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其弘為賣周也。乃誅其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豕。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⑦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於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薦。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薦。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 終

韓非子

卷第十

終



